

作家专栏

□ 赵丽宏

短篇三则

喜鹊和乌鸦

喜鹊和乌鸦，是体形类似的两种植物。

喜鹊常在屋顶上鸣叫，乌鸦却躲在树林里聒噪。

喜鹊的歌声带给人们的是喜悦，是美丽的期望。乌鸦的叫声却是不祥之兆，谁也不喜欢听。

我喜欢喜鹊，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吉祥的象征，也不是因为它们的歌唱。它们的歌喉实在很平常，还不如天真的小麻雀，无法打动我。我喜欢的是它们飞翔时的姿态，张开的翅膀又宽又长，黑色的羽毛中夹杂着几点雪白，长长的尾翎优美地拖在身后，从空中掠过时，使我想起矫健的鹰。它们是一种美丽的大鸟，即便没有那些传说和象征，它们也值得人们喜欢。

我也不讨厌乌鸦。它们的鸣叫固然不动听，那单调沙哑的“哇哇”之声，听了让人心烦。不过，它们乌

黑的形象却并不丑陋。只要默默地停栖在树枝上，它们的黑色形象威严而端庄。小时候读过《狐狸和乌鸦》的寓言，在寓言中，愚蠢的乌鸦没有自知之明，狐狸的花言巧语使它忘乎所以，当它想炫耀自己的歌喉时，随着“哇”的一声，那块肉骨头就到了狐狸的嘴里。小时候还读过一个故事：一只渴极了的乌鸦，找到一只水瓶，里面有半瓶水，水瓶的瓶颈很小，乌鸦的嘴只能伸进一半，喝不到瓶里的水。这只乌鸦很聪明，它把地上的石子一颗一颗地衔到瓶子里，瓶里的水满了出来。乌鸦如愿以偿，喝到了瓶里的水。还听说过乌鸦反哺的故事，老乌鸦垂危时，小乌鸦们把找来的食物喂到它们嘴里。这样孝敬父母、回报长辈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也是美德，在动物中，更是极其罕见。

也是在小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船夫的老婆，抓到一只飞到河岸

上的乌鸦。那女人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拔光了乌鸦的一身黑毛，使它成为一个光秃秃的小肉团，在女人手中绝望地挣扎，这只乌鸦成为她的午餐。那女人饥饿的目光，麻利的动作和乌鸦在拔毛过程中发出的惨叫，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乌鸦在我心里的形象是复杂的，愚蠢，聪明，而且可怜。到乡下后，小时候的所有印象就渐渐淡漠。在我看来，它们和喜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一样的自由，一样的保持着独立。它们张开翅膀飞翔时，同样使我联想到鹰。现在，对乌鸦的叫声，我也已经习惯，“哇”，像一声惊叹，突然响在寂静中，使我忍不住走出我的茅屋，欣赏门外的天空和树林，欣赏掠过河面的飞鸟和游动在清波中的鱼……

云中的鸟鸣

从遥远的天空传来一阵鸟鸣。

我抬头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压得低低的乌云，在天空缓缓滚动。这鸣叫的鸟，难道是在云中飞翔？

鸟鸣忽隐忽现，终于渐渐远去，消失在天的尽头。

只听见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身影。就像我心中的希望……

露珠

荷叶上的露珠在这里看不到，因为这里不种荷花。

芋叶上的露珠也许更奇妙。早晨，露珠在芋叶上颤动，几颗小的，合并成一颗大的，像稀世的大珍珠，晶莹夺目，雍容华贵，似乎把满天的霞光都凝聚在自己的身上。

早晨干活时，凝视脚下的泥土，我发现，只要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植物，只要这植物有叶瓣，不管这叶瓣多么窄小，上面总有一颗或者几颗露珠。



来潮的时候（水粉画）沈振辉

特色崇明

漫行悠悠凤凰镇

□ 郭树清

长兴岛上也有凤凰镇，此镇位于该岛中部南沿马家港的两边，架设在河面上的那座双木桥便称“凤凰桥”。起先镇上仅有两家小杂货店，以后随着渔户密集，港口渔舟泊岸增多，于是街市也不断繁荣起来形成集镇。当地人为纪念这最初的两家小杂货店，就在二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凤”和“黄（凰）”，称此镇为凤凰镇，意谓此镇人杰地灵，连凤凰也肯来落脚。

新中国成立初期，凤凰镇日渐成为新型集镇。上世纪七十年代街面改造拓宽，那座双木凤凰桥也翻建成跨度达26米的钢筋混凝土拱桥，仍称凤凰桥。1974年成立凤凰水站，向居民供应自来水，结束了自古以来用河水和井水做饭的历史。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凤凰镇成为岛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步入新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长兴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建设的需要，开辟了新区，凤凰镇上原有的行政机构也随之迁入新区，商店被分设到各社区，过去那繁盛的街巷，如今成了民风淳朴、环境整洁、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风情小镇。

冬日的一天，我兴致盎然地来到凤凰镇，走进街巷，眼前静谧闲适，行人稀少，绿水辉映，一条条被绿草和鲜

花抱着的小径蜿蜒曲折，一座座植着花草树木的街心小花园穿插其间，散发着传统民俗气息。街巷连接着悠悠岁月，充盈着浪漫色彩，更是紧连着当地经济、文化和百姓生活。

凤凰镇北侧的“缘觉寺”，是1994年在原“垂珠园”的遗址上经10多年的分阶段改造，重新建起的目前长兴岛上仅有的一座佛教寺院。进得园区狭长的庭院，飞檐翘角，画栋雕梁，精美别致，辉煌庄重。翠绿的树木，郁郁葱葱，流水潺潺，曲径通幽。那耸立的宝鼎，玲珑雅致，香炉里袅袅香烟，烛亭内闪闪红光，僧人的诵经声和信众们的祈祷声，轻声细语，彬彬有礼，不由令人心生敬意。

走出寺庙大门，极目远望，天空明净，碧绿无垠的橘园层层叠叠，楚楚动人。还有那一条条河渠、一丛丛树木，一排排屋舍，一片片农田自成一景，三三两两的白鹭时而在田间悠闲觅食，时而在蓝天自由翱翔，尽享诗画田园的自然魅力，令人心旷神怡。

徜徉在凤凰桥头，那穿街而过的马家港碧水盈盈，波光粼粼，河面倒映着蓝天彩云，河水如一条银色的飘带自南向北蜿蜒流淌，呈现着无限的画境和诗情。环顾四周，那南岸边船厂高大的塔吊伸出长长的臂膀在缓缓转

诗韵悠悠

大树站立，是岁月的风度

□ 丁少国

题记：崇明岛上有一棵银杏树，耸入云天，树龄500岁

站立多久，才能成为一种高度
风曾掀下你的头颅，雨呢
也冲刷过你的决心，
但站立依然是站立

你当年的小伙伴不见了
小伙伴骑的牛儿不见了
牛儿耕过的田地还在
小伙伴的子孙还在
庄稼的后裔开出的
稻花豆花繁盛
一代代镰刀的收获，
与你500年的微笑
让村庄精神饱满

当年的木船不见了，
鱼儿也不见了
鱼儿与渔歌已经换了几茬几茬
涛声总是不止，渔歌更是悠长
还在环绕小岛，

并且几颗深情的音符
滴入鸟窝，孵化出鸟鸣一千阙
飞遍小岛，这片泥土平旷
种下一亩一亩歌手

当年蚊虫叮咬过的小伙伴
痒和痛已很少见了
你站立时，也有过累，
累是一种积累
成长是一帖好药，
银杏果也能果腹和疗伤
你阅读过云的流变，
日升月落和星星的童话
并收藏在叶的内部，叶脉如爪
抓获风雨沧桑的细节，
秋风起，叶落归根
泥土被滋养，内涵丰实

我看到，你的站立与守望
内聚和释放了五个世纪的风度